

评点



对文学经典的致敬与创造

评现代曲剧《鲁镇》

周由强

根据鲁迅《祝福》《狂人日记》等小说改编的大型现代曲剧《鲁镇》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陈涌泉编剧,张曼君执导。作品致敬过往,更面向当下;致敬传统,更致敬未来。

我观剧后的总体感受是,曲剧《鲁镇》有着充沛的精神能量、丰富的文化内涵、饱满的艺术价值。作品让笔者看到了主创们“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宝贵而高妙的艺术创作状态。该剧以宏大叙事的具体化呈现、社会生态的群体化塑造、复杂人性的个体化表达,防止了创作的概念化、口号化、口水化,一条“吃人”与“被吃”的主题红线,将历史、现实与未来无缝衔接起来。鲁镇还是鲁迅笔下的故乡鲁镇,看似已消失在舞台的光影之中,但“吃瓜群众”满街走的精神鲁镇依稀还在。《鲁镇》艺术化地告诉我们,愚昧与残忍、善良与文明的种子在适合的社会土壤依然会生长,这也许是该剧的社会批判价值之所在,也是其获得广泛认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有三点:

一、故事结构精巧。作品以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为主要叙事线索,以《狂人日记》中陈二少爷的疯癫讲述为主题线索,多条线索交错并行、相辅相成,把鲁迅先生在《祝福》《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长明灯》等不同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经典语言编织为戏曲文本,演绎了一出鲁镇“吃人”与“被吃”的人间悲剧,道出发生悲剧的制度与人性思想根源。整部剧从精神气象来说,既致敬了鲁迅先生原著,又发展了原著的文化批判启蒙价值,实现了对优秀文学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舞台呈现精妙。中国戏剧界一直钟情于将极具文学性的鲁迅经典作品搬上舞台。就《祝福》而言,越剧、淮剧、评剧、秦腔等各剧种都曾把祥林嫂悲苦的一生吟唱呈现在舞台上,且各有千秋。但我认为,曲剧《鲁镇》的舞台更加大气精妙。舞台上,鲁迅文学作品中出现过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巧妙铺排,开场的高门大户刻着“仁义道德”“礼教吃人”的字样,厚重的围墙配以灰沉的色调、昏暗的灯光,把20世纪30年代江南鲁镇的压抑沉闷、腐朽保守、孤寂冷漠的社会氛围瞬间拉满,祥林嫂、狂人、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华老栓等鲁迅经典小说中的人物,在一个共时性的舞台时空里次第现身,营造了一个舞台戏剧感十足的“鲁镇世界”。咸亨酒店的市井百态、各色人等的匆匆背影,舞美、灯光、音乐等直击观众内心,舞台光影分明、压迫感强、色彩对比强烈,鲁四老爷家的红色摆饰、陈家二少爷的狂人白衣、阿Q与众人的深灰长短打扮,还有一黑到底的舞台背景,配上情绪色彩鲜明的戏剧音乐与唱腔道白,阴郁沉闷的悲剧氛围和舞台风格,把“吃人”的悲剧气氛营造得结实。

三、人物塑造得体。要把鲁迅不同文学作品的人物有血有肉地“立”在同一个舞台上,除了精巧的故事结构外,贯穿其中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和对每一个人物性格色彩的描摹也十分重要。编剧陈涌泉在这方面把握得十分得体,作品既没有背离原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走向,也没有完全拘泥于原作中对人们的细部刻画。活在舞台上的《鲁镇》中每一个人物角色,都找到了与其社会地位和人物性格相符合的艺术描画。除了主角祥林嫂丰满的艺术形象外,狂人作为黑暗里的觉醒者、呐喊者,舞台上唯一的一抹纯白,屙被黑色披风掩盖,虽称“人间清醒”的癫狂之士,一样不能保护祥林嫂这样的弱者,照样被乡邻打翻在地,痛苦地见证着悲剧的不断发生,喃喃自语,最终也被吸收到鲁镇的黑暗世界里。《鲁镇》对鲁迅原作中的群像塑造也是十分成功的,阿Q、孔乙己、柳妈、贺老六、四老爷、太太们,在病态社会环境里,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既是自己人生故事中的悲剧人物,又是他人悲剧人生的看客,更是祥林嫂悲剧的帮凶。他们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和无处不在的麻木面孔,最终也成为祥林嫂倒在祝福之夜的“催命符”,成为了悲剧重复上演的厚实土壤,也成为社会悲剧最沉重的底色。

当然,戏曲作为真人现场表演的舞台艺术,演员们虚实相生的精彩表演对作品的完美呈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对曲剧声腔的精准把握,对舞蹈动作的恰当运用,对音乐节奏、旋律的自如把握,特别是祥林嫂多个长唱段的表演,感情充沛、酣畅淋漓、撼人心魄。

看完《鲁镇》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鲁镇》这样一出悲剧,为什么大家看后会发自肺腑地叫好?当然这个好主要是叫给作品所有主创们的。我认为,悲剧能给予我们力量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击中了我们心中某一个痛点或者“堵点”。鲁迅先生的文化与精神遗产,不是白描式的审丑、审怪,而是泣血的呐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关注

新时代杂技创作的精彩呈现

——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观察

高伟

第十一届全国杂技展演3月28日在山东省济南市成功落下帷幕。本次展演共有8部杂技剧、50个杂技节目入围参演,全面展示了我国新时代杂技创作的新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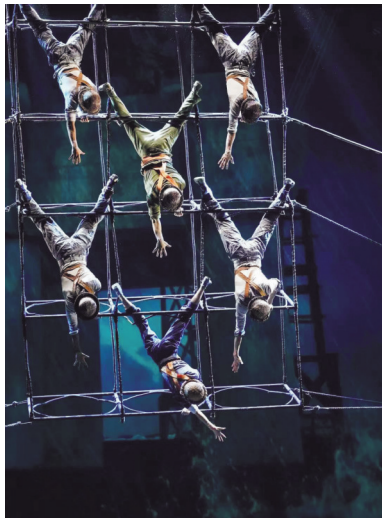
纵观本次参演的杂技作品可以看出,参演节目类型繁多、技艺精湛,蹬技、顶技、柔术、车技、球技、绳技、空竹、钻圈、抖杠、踢碗、晃管、中幡、高椅、魔术等节目精彩纷呈;参演剧目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杂技创作者自觉地以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精神、传播中国文化为使命,自觉以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丰富作品内涵,以提升作品美学品质作为创新的更高要求。

杂技节目形神兼备、技艺互融

一、杂技创作者紧跟时代脉搏,始终心存“家国情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以一种生命自觉的大任担当,用杂技的艺术形式表达个体与民族和国家休戚与共的精神归属,弘扬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表现形式上,创作者追求技巧之外的精神内涵或哲学寓意,通过主题表达或故事讲述来呈现创作者的思想意涵。比如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的《丰碑》通过“丰碑”的雕塑造型塑造了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的艺术形象,用杂技艺术语言表达了对英雄的缅怀和敬仰。济南市杂技团的《山之魂·高椅》以高椅喻山,通过椅子不断升高寓意泉城儿女攀登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南京市杂技团的《奋斗者——绳技蹬人》创新融合了蹬人、绳技两种技艺,塑造当代青年砥砺奋进的青春群像,展现了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大连杂技团、济南大学音乐学院的《曙光》以南湖红船为背景,以红伞象征共产党人的信念,通过红伞的接力叠加,寓意信念之花在曙光中绽放,诗意地讴歌了信仰的力量。长春演艺集团杂技团的《魔手》讲述了一对准备结婚的新人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感人故事。福建省杂技团的《无形——倒立技巧》通过倒立技巧的组合,表达了“技有形而意无形”“意动形随,方为大成”的哲思。

二、生活永远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杂技艺术通过还原生活图景、展现生活场景,表现社会历史、生活中的情与事,以高于生活的样态给予节目更丰富的含义,使节目具有了“典型性”和“形神兼备”的美学意义。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环——滚动的天空》通过滚环的技巧表演再现航天员训练生活的场景,表达了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崇敬和对航天精神的赞颂。重庆杂技艺术团的《摇摆青春》用“晃管”技艺与机车摩托互动,展现了当代青年乐观积极、挑战自我、追求超越的人生态度。南充市杂技团的《坛韵》以坛喻酒,还原川北酒坊“酒文化”的民俗生活特色,表现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

三、我国杂技始终具有鲜明浓烈的中华民族风格与特质,呈现出特有的东方神韵。杂技特有的韵味使创作者注重写意性的美学原则,以形传意、以形显韵,在“技”与“艺”的互融中创造出独具杂技审美特色的意境之美、蕴蓄之美。在本次全国杂技展演中,追求“技”“艺”唯美和审美“意境化”的作品不在少数。中国杂技团的《雨中狂想——球技》营造出雨滴啾啾的声响与踢踏节拍拍奏出的“诗意”,而从“定点”走向“移动”的表演以及旋转、倾斜的桌面,则使“诗意”焕发出青春张扬的恣意。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的《高空钢丝——当青春遇见达瓦孜》由维吾尔族的传统杂技表演“达瓦孜”衍生出的高空钢丝表演,表达了维吾尔族青年男女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尽显阳刚、勇敢之美。沧州杂技团、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的《龙跃神州——中幡》里京剧、武术等元素的加入,使得本就阳刚霸气的舞中幡更有大气磅礴的挥洒之气。而南通市少年杂技团的魔术《梅花三弄》在悠扬的乐曲中,朵朵雪花不断绽放,江南烟雨的润湿柔美气息扑面而来。浙江曲艺杂技总团的《花样年华·伞技》演绎一对在老上海街头约会的情侣,



《大桥》



《龙跃神州——中幡》 房世强 摄



《化·蝶》 房世强 摄



《环——滚动的天空》 房世强 摄



《奔·蹄鼓》 李晓元 摄

二人执伞互传、伞伞互映,舞台上弥漫着老上海的浪漫情调。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肩上芭蕾——霸王别姬》中一络红绸从空中垂下,舞台简约而空灵,霸王和虞姬的别离在芭蕾舞的演绎下,既有戏剧的张力,更有芭蕾舞的妩媚,使得“别姬”的壮怀具有了别样的味道。山东省杂技团的《奔·蹄鼓》以中国象棋元素作为节目的基础,鼓形的棋子在舞台上挪动、蹬转、对传,象征象棋的博弈,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旨趣。

杂技剧题材丰富、风格多样

此次参加展演的8台杂技剧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杂技剧创作者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抓取题材,深刻表现了我国社会历史,现实改革中,广大人民群众作出的重要贡献。比如南京市杂技团的《大桥》写照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工人们为尽早建成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公路、铁路两用特大型桥梁,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精神。山东省杂技团的《铁道英雄》表现了抗日战争的硝烟岁月中,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杀敌的不朽篇章。杭

电影《小马鞭》讲述边疆少年的逐梦故事

“我们的初衷,是想给全国的少年儿童创作一个充满温情写意的具有浪漫童话色彩的影片。”4月24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生产的,讲述哈萨克族小男孩昂尔、小女孩小美丽以及名叫飞来克的骏马相互鼓励、共同成长的故事《小马鞭》,于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在北京新疆大厦举办了创作研讨会。会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以及张卫、皇甫川、赵丽芳、张同道、孙承健、索亚斌、李红、阿那、李镇、张晋锋等专家学者和该片主创代表等与会研讨。围绕这部聚焦新疆阿勒泰地区“马术进校园”“滑雪进校园”活动而展开的关于梦想、勇敢与爱的影片,与会专家从该片的题材、主题、内涵、台词以及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等方面对影片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由左衡主持。

“这是一部关于追梦逐梦圆梦的影片。”该片导演夏普卡提·木拉提表示,“在文化润疆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想艺术化地呈现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美好图景。”在他看来,“小马鞭”是影片中一个独特的道具,它在不同人的手里流转,意味着爱的传递和传承。与会专家认为,该片立意积极向上,主题鲜明,人物塑造成功,展现了新疆少年勇敢追梦的青春年华。电影艺术水准较高,充分体现了新疆题材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影片蕴含梦想、勇敢、温暖、团结、友



爱等多种主题元素,充满童趣趣味,较好地展现了新疆人民安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该片由高黄刚担任总制片人,董新文、高黄刚编剧,巴合波力·胡阿提别克、蕊苾·哈米提等主演。(路斐斐)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 探寻文学与时代的精神

4月15日至16日,由林蔚然编剧,李伯男、刘昊执导,浙江话剧团出品的《郁达夫·天真之笔》参加第八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在京上演。该剧以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革命烈士郁达夫命运多舛的一生为创作题材,探寻作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通过作品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以独特视角审视其动荡起伏的人生历程。郁达夫1896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生留下了大量富有才华和个性的文学作品。他具有传奇性的文学成就、革命经历、爱情生活等,表现出其独特、率真、复杂的人格,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起伏跌宕。“尽管他饱受生活的磨难,却毅然手执笔杆去开拓中国未来的国民文学之疆土,他手里的笔一直真诚坦率执着。”李伯男说。该剧抓住了郁达夫人生中鲜明的三条线索,以叙述体风格对其一生进行了全景式再现。剧中,郁达夫的政治选择、文学追求以及情感经历等线索相互交织,塑造出舞台上充满戏剧张力的一代文学家、革命烈士的形象。

“浙江话剧团挖掘浙江文化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资源,包括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和文艺资源,沟通与今人的关系并将之搬上舞台,这无疑是一次认真的严肃的有成效的创作实践活动。”中央文史馆馆员仲呈祥说。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欧阳逸冰表示,该剧文学性很强,剧作抓住了郁达夫的“真”,以真情实感表现了他从一个爱国青年到进步作家,最后成长为伟大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体现了历史的深邃与时代的精神。(路斐斐)